

至亦狹克溝，轉南流，穿行確爾達格山中，約四十餘里，出庫木土拉山口爲沙雅河，即渭干河也。在木札特河北岸，有一低脊山脈，本地人稱爲明屋達格，義謂千佛洞山。山自克子爾巴雜北濱河東行，岩岸壁立，山峯聳峙，與確爾達格遙遙相對（插圖陸，4），木札特河流貫其間，所有佛洞，均鑿於河北岸之岩壁上，或在岩下，或在半山，洞窟櫛比，自東至西，約二百餘所（插圖陸），分布在蘇格特溝東西兩岸，形如古磬。溝西者西南東北行，溝東者東西行，中出平灘，有莊戶數家，開墾種地，余之房東梯米爾亦住此處。

余於一九二八年十一月三十日來此調查。由於梯米爾之導引，大略巡視一遍。在溝東者，我分爲三組，第一組在山後，二、三兩組均在山前臨河。自東至西，大約有六十餘洞。在溝西者，我分爲兩組；自西至東大約有八十餘洞。據我的不完全的記錄，約共一百四十餘洞（附圖拾陸）。因有許多已傾圮；或有過高無法前往探查者；以及尚未發現者，當不在少數。據本地人傳說，有二百餘洞，現新疆文化廳調查數目亦如此，則我之所遺漏者多矣。大部分佛洞除在後山子里克溝有佛洞十個外，餘均分布在蘇格特溝兩岩岸，及西岩南頭，我的工作亦多在此一帶。先言溝西工作。在溝西岩壁，緊靠溝有佛洞十餘，分上下兩層，坐西向東，上層九窟，下層四窟。由下層有石階作梯，可達上層（附圖拾柒）。在上排九洞中，除第三洞已殘，第一洞爲圓頂方形洞外，餘二、四、五、六均爲大洞。中間有一壁龕，分前後室，此爲龜茲佛洞普遍形式。但第五洞頂爲平頂式，四周突出雙綫條，加繪彩色圖案。牆壁鑿有小型壁龕三排，每排三龕，每一龕中均有圓光及通身光痕迹，必是當時龕中有石彫佛像或泥塑佛像，但像已遺失，僅存空龕耳。在中間石壁龕四面均鑿有佛龕各一，其形與壁龕同。第六洞亦爲平頂，但上突出，石椽斜行，成三角狀，較爲特殊。前室牆壁，亦鑿有小型壁龕，分上下兩層，每層五龕，龕內圓光痕迹，皆與第五洞同。疑皆原有佛像，以後遺失耳。第七洞在大洞旁，有一甬道，側通正洞，洞前壁鑿一窗牖，亦有在牆壁角附鑿一火爐，爲當時生火取煖之用，與現在本地房屋建築相同。此類洞室，大概均無壁畫，或者爲僧侶住持之所。現在此洞均爲土半塞。十二月八日囑藍福苟等着手清理，在上排一至四洞中（附圖拾捌，1、2），出現殘紙及木版畫之類，殘紙多爲民族古文字及漢文。在第一洞中，出一漢文文書殘紙，上書「貞元七年西行牛二十一頭」，按貞元爲唐德宗年號（貞元七年係公元七九一年），是此地在八世紀末尚在活動。此紙疑爲往來人員過此之簽證。同地又發現一漢文文書云：「□□節度押牙特進太常卿」等字，節度上疑爲「磧西」二字，節上按其筆畫痕迹，亦類西字。按通鑑：「磧西節度使，爲開元十二年三月起杜暹爲安西副大都護，磧西節度使。爲有磧西節度使之始」。押牙爲磧西節度屬官。是此紙爲開元間所寫。在一佛洞中亦掘拾一殘紙，上寫「磧西行軍押官」，必爲同時所書。又在第二洞中，發現一木版，長二三，寬一〇，厚〇·六厘米，彩繪一佛立像，現僅存右邊一部分佛的通身光圈及右手